

名人童年故事



田珍颖 陈红军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硝烟中的童年

●叶楠



主持人的话：不忘历史

我们读到的是一段历史。

老作家叶楠把一段历史写在他永不忘记的记忆中。

试想，当日本兵践踏我们土地的时候，一个幼小的中国孩子，真切地听到了敌人铁蹄的橐橐之声，那记忆能不刻骨铭心吗？

历史是过去的事情，今天的人是不能回过头去亲身经历它。因此，要有对历史的记忆和对历史记忆的传递。一个民族，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，未来也将是模糊的。只有记住了过去，才能感悟过去并思考未来。

不要以为一讲历史就是“守旧”、“老化”。历史是前一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。当我们能看清历史时，我们才能了解自己。

人类每天都留下昨天的历史。



编者的话

人到中年时，都要与孩子们做朋友，这是我们一生中
的一大幸事。因为它会使我们年轻，会使我们的生命力旺
盛，会使我们胸中沸腾起少年人的热血。为此，我们感谢
读《名人童年故事》的小读者们。

本书的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一段历史的记录和见证。它
会将我们带回到已经逝去的历史的氛围，让我们从感受历
史中，获得启迪。

孩子们，历史是人类宝贵的遗产。不懂历史的人，也
不会真正懂得未来。



目 录

- 1 硝烟中的童年 _____ 叶 楠
- 22 在乡间——童年纪实 _____ 贾平凹
- 36 关于“罐头”的记忆 _____ 梁晓声
- 52 水草青青育童年 _____ 吴冠中
- 64 苦难与立志——童年琐记 _____ 新风霞
- 80 师生情难忘 _____ 李国文
- 94 童年纪事 _____ 于是之
- 106 动荡童年 _____ 叶君健
- 120 童年的记忆 _____ 舒 乙

目 录

130 洮河忆旧 雷 达

140 战难中晃走了少年时代 袁 鹰

170 出山 林斤澜

194 冬天的回忆 从维熙

214 黎明的门槛 刘白羽

256 据点 邓友梅

308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

322 难忘的军旅生活 沈 力

我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始,生于豫南小城信阳。这地方,在春秋时代是楚国的一座名叫訾的小邑,它嵌于大别山、桐柏山衔接之处,扼南北要冲,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,战争极为频繁,中原是主战场之一。如蒋桂、阎冯中原大战,就是在我降生的那一年爆发的。我的老一辈人常说我是由炮声迎到这个世上来的。所以,我记忆屏幕上留存的童年图景的色调,几乎全是枪械般的铁灰色。我的全部童年是在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度过的,日军的屠刀,在我的心灵上,割切下血淋淋的永不愈合的伤口。九一八事变,我一岁;中日淞沪之战,我两岁;华北事变,我五岁;卢沟桥事变,我七岁;次年八岁,家乡沦于日寇之手。我永远记着家乡县城沦陷的那个日子:1938年10月12日;也记着日寇陷城的部队的番号:日军第二军团属下的第三和第十师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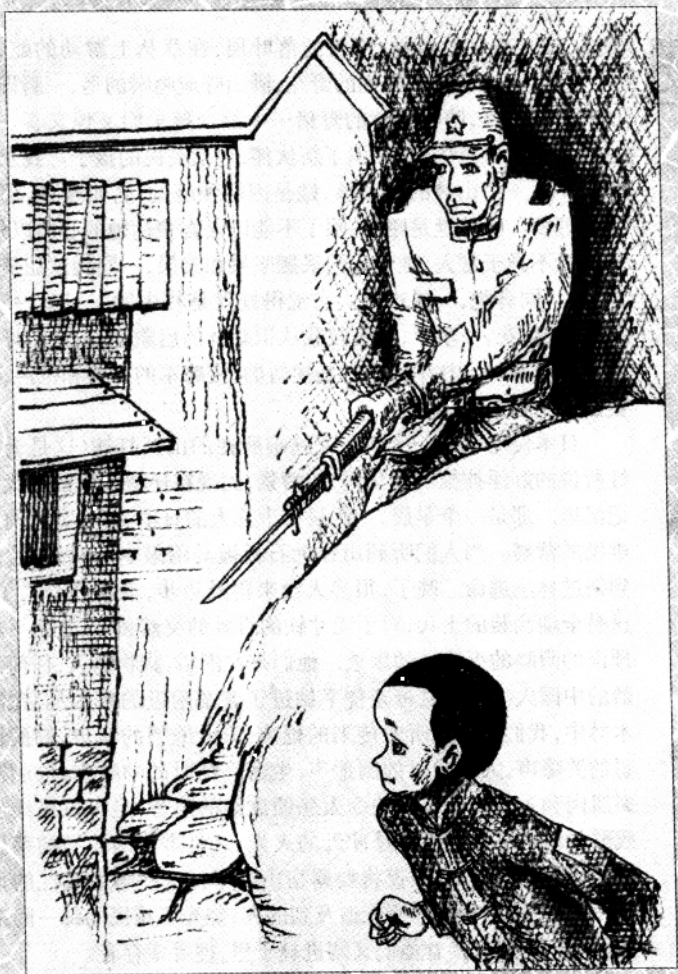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世界,我最早见到的,也是见得最多的场景,是充塞城乡的灰色的、草绿色的、土黄色的士兵流,先是本国的,后来是日本的。几乎是刚刚懂事,我就能认出各种枪支、手榴弹、枪刺、钢盔、防毒面具……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无论如何也搜寻不出一首儿歌,似乎我从来没唱过儿歌,但那首凄婉的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》,我至今也不会忘却。我记得,在当时,我和同是五六岁的小伙伴,唱起这首歌的时候,相对声泪俱下,似乎这国破家亡的



感情最容易懂得,也最容易引起共鸣了。那时候摇篮中的婴儿,就嗅到了战争的气息,就听到了令人心悸的枪声,这是时代强加在孩子们心灵上的不应该有的重负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,家乡小城,像是被惊扰的蜂房,激昂慷慨的吼声、惊恐的呼号、惶惶不安的叹息、绝望的悲啼,组成了国殇之曲。那时候,我是小学二年级学生,几乎每天,都跟着高年级的学长们的队列,晃着小三角旗,穿行于街衢之中,激奋地作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。我们的呐喊和国军的庞大军旅,都没能抵御日军疾进的铁蹄。先是,带有刺眼的红膏药徽记的日本法西斯飞机临空,带铁翅膀的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凌空呼啸而下……我第一次见到被钢铁撕裂的血肉之躯;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死亡;第一次见到染红土地的大面积的鲜血;第一次目睹了滥杀无辜。那天,我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染上了血红的颜色,包括天空……接着几天狂轰滥炸,炮声临近了,迂回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军西进部队,逼近了城垣。国军的败兵、伤兵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垣,随即又涌了出去,抛下枪械、钢盔,抛下染有血污的军毯、军装,抢劫走他们认为需要的民间财物,四处溃散了……当普通小民,携家带口拥挤着逃出城门之时,城内已经火焰冲天了。到了逃难的路上,我突然想到,我们一家再没有自己的居处了,我们同道的所有难民,在一瞬间都成了没有枝头栖息的鸟。

小城难民遵循祖先“小难进城,大难去乡”的惯例,逃进了豫鄂边的大林莽,以躲避兵燹,结草庐筑起难民的营寨。多数人并没意识到,这是一场一个失去理性的民族欲奴役另一个民族,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反抗的持久征战,天真地以为暂避一时即可逃脱灾祸。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时刻,大人们忙于打听时局,筹措生计。孩子们却被这绿色的林莽所吸引,一切都是新



我永远记着家乡县城沦陷的那个日子……

颖的，遮天蔽日的森林，松软的落叶层，在草丛上游动的蛇，蕨苔、蘑菇、松实、毛栗，鲜艳的野花，满山呼应鸣啭的鸟，一瞬即逝的麂子的身影，哼哼哧哧的野猪……都令孩子们又惊又喜。在这山林的避难所中，我结识了新伙伴，包括乡民的孩子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个山林的哑女孩，她是因病致哑的，名叫哑姑，那时只有五岁。虽然她是哑子，除了不能以语言表达她的心曲以外，其聪慧不异于常人，她带我们采撷坚果和浆果，一同掬饮甜美的泉水，一同奔跑，一同欢笑。我觉得她就是林中的一只鸟，一只麋鹿，一朵花，一茎草；她是教我认识森林的启蒙师长，她引导我终生热爱森林。林中的欢乐是短暂的，侵略军的马蹄和枪声，使美丽的山林失去了颜色。

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到我家避难所在的山区打劫（这是老百姓所说的奸淫掳掠的简化词）的情景，到现在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那是一个早晨，一队只有十几人的日本骑兵，突然闯入难民的营寨。当人们听到山径上石板被马蹄敲响的时候，才想到钻进林丛逃命。晚了，很多人来不及迈步，就饮弹身亡了。这是全副武装的士兵，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的突然袭击，这是一场预谋的阴险的灭绝性的屠杀。他们是在围猎，猎物是人，任何年龄的中国人。我跟着母亲侥幸钻进了营寨附近的灌木丛，在灌木林中，我们颤栗地听着传来的枪声，家犬绝望的吠声，妇孺惊恐的哭嚎声，人中弹时的倒地声，生命终结时的呻吟声，枪刺割裂肌肉和骨骼声……这些令人悲愤欲绝的声音，足可以描绘出残酷的屠杀场景。接着是冲天的火光，这是难民的简易的茅屋被焚烧了，幸存的人今夜将要露宿山野了！这些嗜血成性的强盗，杀光了军刀和枪弹所能追及到的人，烧光了难民的每一间茅屋，还没有尽兴，接着他们又闯进林子里，搜寻幸存者。



一双肮脏的马靴迈过来了，踏折了一溜草茎，在我的眼前，停住了，近在咫尺。



一双肮脏的马靴迈过来了，踏折了一溜草茎，在我的眼前，停住了，近在咫尺。我感到我的心跳到了咽喉，堵得我无法喘息，母亲警告地用手臂紧紧搂了我一下，我才没叫出来。也许眼前的这个鬼子，只站了一小会儿，我却感到他伫立了很久很久，感到周围的世界凝冻住了。忽然，一阵窸窣声，那双马靴随即迅疾地转了一个角度——他发现了什么，他凶狠地吼叫了一声，像是恶狼叼住了羔羊的咽喉时的呜咽。我看到了一道闪光，是枪刺从上向下直刺下来，我母亲的手猛捂上我的嘴，我只听到一声强制中断的叫声，像绷断的琴弦。当枪刺提起来的时候，向下滴着的血滴，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，分外的红，像是散落下来的红玛瑙珠。那马靴和枪刺终于移去了。很久母亲才放开我，我跳起来，才看到被刺死的是哑姑，我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，已是满天星斗，到处是燃着的松明火把，幸存的人在火把的光焰下，守着死去的亲人痛哭号啕。在哑姑身旁是她的年迈的奶奶，她的泪已经流干了，痴呆地拿着一张纸，看着叨念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语。那张纸上有哑姑生前画的一群飞鸟，她这幅画是我看着她画出的。本来是我在画鸟，哑姑看了撇撇嘴，用手比画着表示她的不满意：指出我画的鸟，没飞起来，也没鸣叫。她就拿起笔，飞快地画起来，虽然笔画极简单，却很传神。她画的是张着嘴飞翔在天空上的鸟，让人看了，似乎能听到鸟儿欢快的鸣啭声。哑姑的奶奶拿着的就是这一幅画，不同的是，现在画幅已经被哑姑的血染红了。在飘摇的火把的光焰照耀下，那群鸟像是在红色天空中奋力飞翔，唱着歌。那一夜，我一刻也没合眼，任泪水流淌。一面流泪一面看着山下闪光的小河，河边上有许多飘忽游荡的磷火，那时候我相信那是新死者的魂灵，其中也有哑姑。

为了复仇，乡民们从很远的地方请来红枪会的点传师，这是一个既会武功又精于降神术的人物。于是山林中响起隆隆的鼓声，乡民们拿起御匪、狩猎用的刀、矛、猎枪和锈迹斑斑的土炮，竖起红枪会的旗幡，搭起神坛，练金刚罩铁布衫，饮泡有符咒的酒。死亡逼迫乡民奋起，依靠神明和原始的冷兵器，去抗击拥有现代武器的日本侵略军，他们那时只有如此，这是历史的悲哀。他们的抵抗，毕竟使第二次进犯的日本鬼子受挫，使鬼子不能还像第一次，如行刑队一样走进山林，肆无忌惮地杀戮。我目睹了那次悲壮、惨烈的厮杀，乡民是在山谷两侧向谷底行进的鬼子发起进攻的，双方从装备到阵列，到打法，可称得是历史的错位。乡民扑向日军的队伍，像汹涌的狂潮，他们这是在进行自杀性的冲锋——以血肉之躯，去迎接弹雨。当他们与鬼子肉搏，当他们以雪亮的大刀片，将鬼子砍倒在稻田里的时候，我热血沸腾，好像我也置身于厮杀的旋涡之中。那一次战斗，以赶走鬼子而告终。然而，代价是太沉重了，敌我伤亡是1:50。我又一次看到大规模的死亡，勇士的鲜血洒满山谷。大送殡以后，这一带乡野的乡民，几乎再没有青壮年了，老弱妇孺不得不退向更幽深的林莽。城市逃难来的难民，失去了依托，无衣无食，又面临即将到来的严冬，完全陷入绝境了。只有一条路——回城，当顺民，当亡国奴。谁都知道这是一条屈辱的路，但是，为了活命，所有没有去处的人，终于陆续地向侵略军就范了，回到了沦陷的城垣之中。我的双亲，实在不甘心自投罗网——回到日军统治的县城中去，长吁短叹，无法下这个决心。父母几乎商量了一天，才下定决心：由母亲暂时带着子女回城，父亲则去到平汉路东的非沦陷区，投靠友人寻觅谋生之路，待有了立足之地，再派人接全家前去团聚。话是这么说，但烽火关山，一家分离东西，相逢何年，



实难逆料,也许就是永诀。那次和父亲的分别,是在夜间的山林中的岔路口,别情凄惨得很。父亲在这个年月,远走他方,固然是吉凶难卜,前途茫茫。可母亲呢?怕是更艰难些。当时,我们有兄弟姊妹五人,俱都年幼,我是最年长的一个,也才只有八岁,最小的妹妹不足一岁。带着这一群幼童,进入法西斯军队残酷统治的城市里,就像一只孤单的雌鸟,带着一群幼雏,进入鹰鹫占据的山林,既要奋力护着自己的雏儿不受伤害,还要觅食喂饱它们的肚子,谈何容易。母亲是个没读过书的妇女,也从来没有当过家,竟毅然担起这副她几乎无法担起的沉重的担子。现在想,这是由于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子女的爱的缘故。责任和爱,能使一个妇女具有超常的力量和勇气。

历经兵燹,县城内我们家原有的住房,已经成为残垣断壁而不能居住了,一家六口,只好寄居在亲戚家一间四周瓦砾狼藉的破房里。那时候是真正的家无长物,惟一的一件家具,是借来的一张大木床。这张床宛如一艘船,母亲就是这艘船的船长,全家靠这艘船,度过那些年风风雨雨的凶险日月。

时近腊月,一个晚上,全家围坐在大床上,相拥着以抵御酷寒。忽然,门被打开了,进来一个用围巾几乎遮盖了整个脸庞的人。当他撩开围巾,我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,这是父亲,我们都以为他是来接我们东去的。母亲却不是这样想的,她惊多于喜,忙问:“怎么进的城?”父亲说,他是凭买的假良民证进的城。他说,由于到处是兵匪,无法通过平汉路,一直没能走成。现在决心冒险东去,只是想走以前再见一眼家人。母亲问:“你进城的时候,没人看见你吗?”父亲说,似乎没有。母亲的担心是有原由的,不仅仅是买良民证犯法,父亲还是日本军方通缉的要犯,这是因为日军曾派人邀父亲任伪职,遭拒,被认为执意为敌的缘

故。母亲担心的事发生了,而且是立即,父亲还没来得及坐下,日军宪兵就破门而入了。不宣告拘捕原由,拳脚交加,铐上手铐,推搡而出。父亲只来得及强扭着头,用血糊着的眼睛,给我们投来温存的一瞥。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,此后再也没能见到过父亲的容颜。后来知道,父亲经历了严刑拷问后,被活活坑杀了,迄今不知道准确的殉难之地。

由于我父亲早早地离去,在我的记忆中,他的形象是很模糊的。那个时代,做子女的是不能打听长辈的身世的,好像这样才是合乎礼法的,是不言而喻的。后来,零零星星听别人说,父亲似乎在青年时代当过军阀属下的兵,算是行伍出身了。在军队多年,也没混上军官,据说退伍时候,是个士官,那时不叫士官,有一个奇特的职务称谓,我也忘记了。他有点儿文化,我记得他的毛笔字写得挺好。平日他不常在家,总是在东关铺子里,忙他的生意。他的铺子我也没去过,也许去过,没有留下一点儿印象,也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买卖。除了日本宪兵抓捕他那一瞬间,他扭头看我们的样子,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清晰外,还记得一件事。那是1938年夏天,我参加全县学生组织的抗日大游行,是环城游行,队伍在途中,还要停下来宣传,由中学里的学生演讲,我们小学生不过是跟着唱歌、喊口号。当时群情激愤,场面是异常感人的,从早晨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方绕完城垣。当各校学生解散,各自回家的时候,突然父亲从人群中走到我的身边,看来,他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队伍走。他拉着我的手,眼睛温柔地看着我没说话,但我懂得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意思,他为我能坚持游行到终点而赞许,因为,本来学校是不让低年级学生参加的。那天,父亲特意领我到北关外的一个小饭铺吃饭,这好像是惟一的一次,要的是锅贴。那是我第一次吃锅贴,在吃大米的家



乡,吃锅贴是很不寻常的事。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告诉我:吃锅贴应该蘸点儿醋。那顿饭,其实是我一个人在吃,父亲微笑地看着我。不过,我觉得父亲的微笑是带着凄楚的微笑。毕竟成年人在国难之时,想得要比孩子多得多,比孩子更早和更多地尝到忧愁的滋味。现在想起来,父亲多半是在想,如此空前的民族灾难,年幼的孩子们如何才能躲得过哟!他哪里知道,遇难的是他。关于父亲,我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。不过,我对父亲的死,是非常钦佩的,他是为不附逆而死的,他的生命终点无疑是他的生命中最灿烂的亮点。

由于父亲被日军宪兵队捕杀,我们家自然是日军眼中的危险分子,属于日伪特别的监视的对象。虽然,一个妇女带着五个年幼的子女,不能给日伪政权任何威胁,日本宪兵队却始终饶不过,常常半夜破门而入,以查户口为名,进行盘查和搜寻,直延续八年之久,到他们投降为止。父亲的惨死给全家,特别是给母亲带来巨大的悲痛。然而,母亲并没有被悲痛击倒,她知道不能倒下,她要活着支撑这个家,抚养子女成人,还要看到丈夫的冤仇得报。责任和母爱的力量,使她挺立了起来,她首先想到的要让孩子继续读书。由于国恨家仇,当然是不会让我们进日本占领军办的学校就读的。当时,由于沦陷区里很多人家都不愿送自己的子女进日军的学校,所以,不少私塾就应运而生,我的伯父就是塾师之一。母亲带着我们去到伯父的住所——也是塾间,一起向伯父下跪叩头,乞求伯父收下我们,作为他的学生。伯父当然应允,他是不会不收自己的侄儿的。

伯父是前清的秀才,由于国民革命,科举废除,他不但没能中举,也一直没有人过仕途,不知什么原因,很早就皈依佛教,吃斋念佛,却又没入寺院,不是比丘,而是斋公。斋公的意思大概



我记得我跟伯父就读，是从《幼学琼林》开始的……

就是居士吧。他的家境贫寒，平日是以行医为生的。他并不是坐堂大夫，是属于街头摆摊的杂医，主要是为引车卖浆之流，医治时症及疮疖和外伤之类的病痛，所用膏药、汤药以及丸散等，是自配自制的；也应一些请不起和尚道士的穷人之请，为人诵经超度亡魂和祈福禳灾。日军占领以后，主要做塾师。他精通儒家经典，又熟知佛经，似乎佛儒他都信奉，佛儒在他身上得到极和谐的统一。我记得我跟伯父就读，是从《幼学琼林》开始的，后来是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左传》……私塾的学习，是先朗读，直到完全能背诵，再由塾师讲解的。虽然死板，但对识古文，还是有益的。由于我是他的侄儿，从他读书以外，有时还跟随他到需要的人家去念经，在木鱼的伴和下，背诵着经文。伯父当时就不要求我知道经文的意义，现在也就无论如何也记不起经文的内容了。这种佛事，是善行，并不收报酬，有时倒是主人主动给升把稻米作为酬劳。

维持一家不至于饿死，主要是靠母亲的智慧和辛劳。当时，日军只占领了县城，县城以外不远就鞭长莫及了，农业凋敝，城内一切物质奇缺，特别是食品，极为短缺。母亲决定养猪，她竟在住房周围的废墟里垒起了猪圈。只有那个时期，在城市中养猪才有可能，也只有原本是农家女的母亲，才会想到这种谋生手段。当然，仅靠养猪糊口，也还是困难的。幸而，在七七事变前，父亲曾在汉口外国银行存有惟一的一点儿积蓄——大洋八百元；又幸而在太平洋战争前，托人秘密从汉口取回来。有了这八百元，全家才得以在八年抗日战争中，不死于饥饿。

其实，从我懂事起，真正每日能在母亲身边，是在沦陷了的家乡的这个时期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得到母亲的抚爱，也再没有机会尽孝道了。以后，我一直上的是寄宿学校，直到我参加解